

船老大美济礁立碑纪念遇难兄弟

南海渔政管理局局长吴壮等一行在距离三亚1200公里的“中国南海美济礁遇难者纪念碑”前,凭吊了两年前在那里因开发南海而遇难的9位同胞。这天是2009年10月16日中午。对建碑人张东海来说,这是一个悲壮故事的完满结局。

一掷千金守望无人礁

2001年5月的一天中午,一条形如巨鲨的木制捕渔船游弋在中国南沙的一片海域,阳光下,尖尖的船头犁开一片片洁白的浪花。个体捕鱼户老板、船老大张东海赤着古铜臂膀,任海风梳理着油亮的肌肤。5天前从海南岛出发,南行1200公里,是他与船上几位弟兄有生以来最遥远的一次海上捕捞。

忽然,一幅美景展现眼前:在一条封闭的圆形浪花密集带,如花环一样圈定了一个方圆三四公里的海面,波光潋滟,绽放着奇异的光彩。时逢潮水退去,刚好露出半米高的一圈礁石。

“太美了!这是什么地方?”此时,船上航标显示:东经115°30′、北纬9°55′,正是我国南沙海域的美济礁。

亿万年前,一次美丽的火山喷发结束后,火山口就凝成了这海涛下的礁石圈。每当海水退潮时,它的金色项链也就展示在碧波之上。红鱼、长鱼、七星鱼等鱼群惊起在浪花间,骄阳下偶尔折射出五彩光环。

从此,美济礁盛景如梦如幻地印在了张东海的脑海。他了解到,美济礁死火山的特殊身份,决定了它像注满海水的大容器。它那坚石般的“器壁”

从中心位置25米的海深处一直平滑向上,莲花一样伸展到海平面的临界,直到退潮时才露出环形的情影——“这是海上最好的渔业养殖场啊……”每次来,张东海都要感慨一番。

2005年6月的一天,张东海的渔船经美济礁后到达了我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,在那里,他看到了中国渔政船的一个特别庄重的仪式:一块铭刻着“中国领海不可侵犯”的碑石带着鲜艳的红绸沉入海底。此时,他与船员们恭恭敬敬地行注目礼。个别南沙的岛礁已被外国人以考察等名义居住,他担心美济礁会遭受这样的命运。

返回的时候,渔船再次停靠美济礁5小时,一直等到海水退潮,他与船员们一起在刚刚浮出的礁石上挖挖铲铲。一条长舢板被卸下,上面几个红漆大字“中国领海美济礁”如火炬般的眼睛注视着远海。

后来,张东海风风火火筹措资金准备远去美济礁养鱼,而船员们以及一些个体养鱼专业户纷纷找到他要跟着他干。

2007年6月29日9点多,8艘作业船、85位船员、技术员组成的船队载着大量的名贵鱼苗和数米见方的网箱等设施,远行南沙。5天后,美济礁迎来了中国大陆的守望者。30万尾鱼苗在一个个偌大的网箱中先被后放进海水。它的背后,是张东海足足千万元的巨大投入。

9位好兄弟葬身大海

这是美济礁上一次史上空前的长住性的海礁生存。十几个渔民每天一边听着海豚的歌声,一边紧张地将长大的鱼苗不停地倒入新的网箱。随着鱼苗个头的增大,网箱四周网格的网孔也不断加大,以保证外面更大的鱼类能游入网内成为

网箱内名贵鱼的美食。到了2007年11月,短短4个月,这里的红鱼、长鱼、七星鱼、东兴斑、军曹鱼等都已达到两三斤重,龙胆超过10斤。此时,张东海安排好十几个人留守养殖,自己急匆匆地回到海南,带着这些名鱼鲜活的样品,开始在海南、广东及香港联络销路。当市场以可爱的笑脸回应他的时候,一场灭顶之灾正悄悄地向他逼近。

11月20日凌晨4点多,美济礁海域狂风大作,大雨倾盆,一场天气预报部门都无法预知的热带风暴袭来!强大的飓风掀起海浪五六米,礁内的渔船摇摇欲坠。第二天,强大的风暴终于缓缓撤离。此时,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可是,就在他们庆幸可以躲过这一劫难时,本来已经走远的台风中心却与另外刚刚形成的台风汇聚在了一起,重新扭合着以百年不遇的巨大破坏力在南海上横冲直撞,所到之处遮天蔽日,浪涛翻滚。

按照渔民古老的说法,台风不可怕,就怕它掉头;台风不死人,而掉头的台风注定要死人!不幸的是,两大台风合二为一卷土重来的时候,经过美济礁。

很快,16级的飓风大作,巨浪超过15米。霎时间,船上抛锚的粗大锁链被拉断,5位船员瞬间消失得无踪无影。而礁内海水中的网箱连同那些名贵的鱼类,更是荡然无存。

礁上的住所顷刻间也化为乌有,里面的黄东东等7位渔民死死地抱着浮排,穿越在惊涛骇浪之中,他们在恐怖的浪涛中漂浮着。

三天后,4位渔民先后葬身大海。第四天,一艘外籍船发现了浮排上的3位中国渔民。几经辗转,黄东东、林绍明和林圣平

经我国外交部门的努力终于从国外回到广州,并很快住进了广东第二人民医院。

噩耗让张东海浑身发颤,美济礁一千多万元的家底一夜间灰飞烟灭。他不能忍受的是,9位好兄弟葬身大海,这让他无法面对他们的家属,面对他们的在天之灵。

回到海南后,张东海燃香祷告,面向南海为遇难的弟兄们洒泪长跪。

在美济礁立一块石碑

一时间,一个家产千万的富翁成了负债300万元的穷光蛋,而他要面对遇难者的抚恤以及被逼债等众多棘手难题。身无分文的他决定卖掉房产和宝马车。“欠的债务慢慢还,但遇难弟兄们的家属一定要抚恤好!”

往昔富甲一方的日子就这样“金屋变败瓦”。巨大的打击下,张东海的妻子病倒入院。接着,张东海的老父亲脑溢血离开人世。

房产和车共计卖了120多万元,张东海全部用作了抚恤金,家属们都理解了他。

坐在海岸上,一个特别的念头跳入张东海的脑海:应该在美济礁上永久地立一块石碑,上面刻上遇难弟兄们的名字,那将是炎黄子孙在那里永远守望的符号。

在海南临高县,已经山穷水尽的张东海不得不带着妻子孩子在外租房生活。但张东海精神并没有垮,因为那个宏愿在支撑着他。为此,他一面应付着讨债,一面在市场做小本水产生意,一点点地积累资金。

苦痛和艰难之中,许多同乡、邻居都来安慰一贫如洗的他,甚至一些陌生的人都主动找他表达敬意。张东海感觉到,

从这个古香古色的小城到三亚、海口以及广东甚至香港,人们不但没有鄙视他,反倒把他当作了一个可敬的失败英雄。尽管没有媒体报道相关消息,但他要为遇难的弟兄们修建纪念碑的想法,还是很快从临高传向海口,甚至广州、香港。

一对不相识的年轻夫妇在水产市场中找到了他。他们带来了六年级小学生儿子的一篇文章——《我最敬佩的人》:“……我最敬佩的人我并不相识,但从父母的多次交谈中我了解到了他,他就是因守望我国南沙海域而变得无比穷困的人。他虽然很穷,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,因为他还在重新从零做起辛苦地赚钱,要给遇难在那里的弟兄们修个纪念碑……我们并不相识,但我知道他的名字叫张东海,就生活在我们临高县城……学习上的难度远远比不上这位英雄的艰辛,我一定要更加用功学习,将来我也要这样做有思想的英雄。”

这对夫妻没有留下姓名,他们说:“我们用你的事迹教育好了自己的儿子,他进步很快。谢谢您。”没有留下姓名的他们用一包纸袋里的“茶叶”表示感谢,而当打开后,他却发现竟是两万元的现金和一张纸条:“立碑的话,有我们一份!”

海口一位名叫张新的水产个体户对张东海说:“要立碑,我可以帮助你!”还有一些多年的朋友也表示有责任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。

一天,张东海将这一想法向南海渔政管理局作了汇报。局长吴壮对张东海说:“你的想法很好,但是在海域中为遇难者立纪念碑,我国还没有先例,要经农业部审批,程序很复杂,估计难度很大,而即使批了,少说也得半年时间。”

女孩状告“保姆”以继母身份占房

今年9月15日,北京房山法院燕山法庭,一场在外人看来有些怪异的案件正开庭审理,今年21岁的李丽称,自己的父亲自杀后,家中的保姆与她的儿子便一直住在家中,对自己的人身安全造成了潜在的威胁,要求保姆及儿子立即从家中搬出,被告“保姆”王芳称,自己是李丽的继母,和孩子的父亲是“没有领过证”的事实婚姻,而李丽也在与她共同生活的20年来里,一直称其“妈妈”。

“我根本不是她们家保姆,我是她妈!”在法庭上,当王芳听到李丽称自己为保姆时,把一肚子的委屈喊了出来,王芳说自己将丈夫李伟与前妻的孩子拉扯大,并养育了自己与李伟所生的儿子李亮。在20来年的生活中一家4口始终过得很甜蜜,自己本来和睦的家庭怎么会因为爱人的去世变得一塌糊涂?20年来,这个家庭中发生的故事,也同王芳的身份一样充满曲折。

怀孕保姆进家自称是逃婚

当李丽与王芳在法庭上对峙的时候,作为李丽的叔叔,死者李伟的弟弟——李坤只能看着原被告在法庭上的你来我往。按照李坤的说法,在李家兄第几个中,数他和哥哥来往最频繁,可即使如此亲近,对于哥哥李伟的婚姻,李坤则称“也

搞不懂”。

李坤说,1988年,哥哥的女儿李丽出生,当时嫂子生病,哥哥要上班。两人根本无力照顾孩子。李坤于是将小李丽接到家中,不过1年后,李坤自己的孩子也出生了,没有再多精力的他将孩子送到了仅一街之隔的蒋大妈家。

每天下班后,李坤都会去看侄女李丽,1989年的一天,一个名叫王芳的女孩走进了蒋大妈家,“那会我在大妈家看到的王芳是个小姑娘,才16岁,她说自己是去串门,大妈介绍这是她干女儿。”与李坤一样,李伟也是在探望李丽的时候认识了王芳,“大妈有时候管不过来,就让王芳帮忙。”

“1989年,李丽还不到两岁,我提议把孩子送回她自己家,让孩子和妈妈生活一段时间,也许对嫂子的病有好处。”李伟同意了弟弟的建议,将小李丽接了回去。此后的一周,李伟也没与弟弟联系。“我妈总惦记这孩子,不知道她怎么样了,哥哥又始终没消息。”

李坤表示,后来自己亲自去了房山找哥哥。“我一进屋,居然看见了王芳!屋里当时有4口人,哥哥、嫂子、孩子还有王芳。为什么她会在这?”当时哥哥告诉李坤,是因为妻子病情严重,自己又要上班无暇照顾孩子,所以才雇了王芳帮忙。

疑惑并没有随着哥哥的解释化解,很快李坤便再次怀疑起王芳。李丽被接回燕山后,并没待多久,就又被送回了叔叔家,原因是父亲无暇照顾。当王芳将李丽送回叔叔家时,李坤爱人发现王芳怀孕了!“我妈当时说不

可能吧,这女孩才17岁啊……”一直很正统的家庭,对这个未婚先孕的保姆格外警惕,他们生怕这是李伟在“造孽”。

李坤的老母亲再次将王芳叫到家中,“王芳当时说她确实怀孕了,但孩子和哥哥无关。是老家逃婚出来后发现怀上的。”而李伟也证实,孩子与自己无关,王芳只是个保姆。不过即便如此,李坤还是怀疑王芳的身份。

和雇主同居一室

1990年,李伟和妻子离了婚,双方几乎没有了来往。又过了5年,一个小男孩出现在李坤面前,“哥哥说这是保姆逃婚出来时,怀上的孩子,与他无关。”而孩子在哪里出生的,哥哥并没告诉李坤。

但从这以后,李坤去房山哥哥家时,看到的却是让自己难以相信的场面——一间屋子李丽居住,一间是哥哥和王芳住,而男孩睡在门厅,“到底王芳是嫂子?还是保姆?”李坤说,“我们反复问过李伟很多次,但他就是一个老焉,什么都不说。每每回答都是‘我的事你们别管!’然后就又不吭声了!”

2001年,李伟买断了工龄,得到了15万元。而后他与王芳便在燕山地区做起了服装生意。“保姆和雇主一起做生意,听着都挺怪的。他们进货都是论麻袋按斤称。比如男士汗衫,一麻袋80元。买回家后,再一件件整理。在市场一件能卖35元!”李伟同王芳一起做生意,有时一天最多能挣2千元,家里先后买了三辆面包车用来运货。

李坤说:“按理说,日子过

得挺不错,但2008年春节,我接到李丽的电话,说他们吵起来了。”深夜2点多,李坤赶到哥哥家。“我一进去,就看见碟子、盘子碎了一地,这个王芳真的是保姆么?要是保姆,她怎么敢和雇主这么吵架?”

李坤称,还没等他多想,王芳便摔门而去。“王芳走后,哥哥告诉我,她在外面又找了个男人,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。我当时挺生气,就问她究竟是不是我嫂子?如果是,我非把她追回来不可;但要不是,这就是她的自由,咱管不着。当时我哥就说这是他家的保姆,不是我嫂子。既然如此,那我也只能让他想开点,人家的事咱干涉不了!”此后,李坤与哥哥家几乎不再联系,只是照常让李丽到家里来玩,而李丽也一直住校学习。到了放假,她便住到叔叔家里。

父亲大年初二突然自杀

今年春节,李丽正在叔叔李坤家中过年。大年初二清早,李坤接到了至今都让他难忘的电话,“那是保姆的儿子打来的,上来就说他爸死了,开始我还不信,”李坤说。但后来再次向王芳确认后,得知哥哥在王芳河北任丘的老家自杀了。大年初三一早,李丽踏上了去任丘的火车。见到父亲的尸体时,已是医院的太平间。“当时王芳拿着一个空可乐瓶,守在爸爸尸体旁。她说爸爸是喝敌敌畏自杀的。”同时,医院也给出了李伟是自杀身亡的证明。

对于只有二十出头的李丽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。但因为死亡地在河北,如果做尸检需要经常去河北配合工

作,当时刚毕业的李丽在工作上刚有起色,另外担心常只身往来河北的安全问题,考虑再三,李丽决定放弃做尸检,并在正月十五前将父亲火化。

想到李伟死前的表现,李坤称,后来想想,也许他哥早就决定了结束生命。“大年三十,他曾打电话到家里,说自己在河北,不能回家过年。他说是要做个了断,家里人都认为是他想和王芳从此撇清关系,从没想过是这么个了断。”

在李伟给王芳留下的遗书中这样写道:我走以后我特别希望你能回家……别在(再)拆这个家了,真没什么了……你的路还长着呢!不向(像)我接受不了现实……别在(再)和孩子闹了,孩子也不容易刚20多岁就没了爸,心里也不好受……

保姆称是继母难获认同

火化完父亲,李丽回燕山收拾遗物时,王芳却站了出来。“她居然说她是我妈!”李丽说。不仅如此,王芳还告诉她自己与父亲已经“结婚”20来了年。

王芳称,她并非李伟的保姆,而他们两人的婚姻生活早在多年前就开始了,当时李伟还未与前妻离婚。她称自己当初与李伟经人介绍时就是以谈恋爱为前提的。“1988年,我和李伟在老家河北任丘结婚。当时村里的老老少少都参加了婚礼,1989年又生了儿子。”王芳说,按农村规矩,办事就等于结婚,结婚证没有那么重要。“我没上过学,懂得少,没把领证当回事。”在过去的20来年中,王芳也没有补办结婚证,但王芳找到了当年举行婚礼的村

此时,海南圣亚水产公司老总丁志刚主动找到张东海:“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,知道你的事情后,很难受,也很佩服你……立碑的事可以慢慢来,如果你真愿意再重新做事业的话,我支持再回美济礁,我可以借你400万!”丁总的活,让他感激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无独有偶,广东一位朋友也明确表示:“立碑是爱国行为,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帮你,我借你200万。”

香港东都集团老总刘志向在水产生意中非常了解张东海大气的为人。“不要倒下去,重新做,我借你300万!”

南海美济礁的特别符号

今年2月初,农业部渔政司终于正式批准了张东海为遇难者立碑的申请。消息传来,张东海心中的那一石头终于落地。很快,他开始着手立碑的准备工作。经考证,他将广州番禺的优质花岗岩作为石料,并特意去那里加工、刻字。

不久,“中国南沙美济礁养殖遇难者纪念碑”刻在了碑的正面,而背面则镌刻上这样的碑文:公元2007年11月21日,来美济礁养殖的中国九位公民在此遇百年不遇的大台风不幸遇难。他们的名字是:王国雄、王高明、邱小亮、桂良明、王国永、黄永进,陈金龙、陈明发、林韶副。

3月2日,一艘轮船载着大红布包裹着的石碑,连同15吨水呢、两吨钢筋、7方纪念碑基础的花岗岩石料、20方沙子以及10吨淡水,驶向南沙美济礁。

2009年5月30日10点多,美济礁异常平静,高1.6米的中国南沙美济礁养殖遇难者纪念碑落成了。

据《民主与法制时报》

子,并让村委会开出了一张当时结婚办喜事的证明,证明上还盖着村委会的公章。“我虽然没有结婚证,但与李伟生活的一直很幸福,李伟的家人在法庭前对自己也都很好,直到李伟死后,李家人才翻了脸。”

王芳的朋友及邻居也证实了她的说法。“我都没想过,我因为要证明她是李丽的妈而去法庭!”于大妈说,自己与王芳一家认识有10年了,常去她家吃饭,一家4口过得很和睦。“有一年王芳过生日,李丽还给她准备了生日礼物和贺卡,贺卡上就写着女儿祝母亲生日快乐!王芳给李丽夹菜时,李丽还说:‘谢谢妈’”。

不过,任凭王芳怎么说,李丽始终表示王芳是“阿姨”。她称自己很小的时候就与亲生母亲分开,所以自有记忆以来,从不知道母亲的样子。“如果王芳是继母,我没必要喊‘阿姨’。”李丽说,自己的父亲去世后,王芳在两个月后交给自己6个存折,但存折中剩下的钱均不到5元。对于李丽而言,自己能掌握的只剩下这套父亲当年分的房子了,所以在父亲去世后,李丽将房子的使用权变更到了自己名下。

不过,发现李丽没有想到的是,她发现两居室竟为了王芳住一间,王芳的儿子与女友住一间,自己根本没地方住。无奈之下,她只得从房子里搬了出来,并在市区租了一间地下室。她说:“我就一个人,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,不需要保姆。所以这个阿姨我现在不用再请了。(文中涉及人名均为化名)

据《北京晨报》